

刘恒
◎
著

贫嘴
张大民的
幸福生活

华艺出版社

刘恒◎著

贫嘴
张大民的
幸福生活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 恒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12

ISBN 7-80142-131-0

I. 贫… II. ①刘…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8853 号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刘 恒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5.375 印张 72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50001—70000

ISBN 7-80142-131-0/I·084 定 价:8.80 元



刘恒

自序

刘恒

这不是我最短的小说，却是我最小的一本书，薄得有点儿不像话。写了二十来年，自以为写了不少好的，最讨巧的竟是这一篇，让我吃了一惊，顿生人世无常小说越发无常之感。最倾力的作品没有响动，能把人气死。现在我不生气了。我明白写东西不抽筋，不吐血，也能炸一下。自己跟自己扯平了。

我对幸福没有定见。娶个好老婆？攒一大堆存折？儿子给弄成神童？恨谁就能打谁还不犯法？总之，一会儿一个主意，俗得要不得。因为这篇小说，老有人问我什么叫幸福，我问谁去？专家写了五卷《幸福论》，脚气痒得熬不

住，跳楼了。这事问不得，问紧了能把人绕死。自己捂被窝里琢磨琢磨得了。

有人说这篇小说里的人物是阿 Q，我赞美了阿 Q，所以我的小说是麻药，想把大伙儿都麻成阿 Q。心说我就是阿 Q，自己夸自己呢，管得着吗？高兴了还自己打自己嘴巴呢，碍着你什么了？物质胜利这么难，弯回来在精神上胜利一下都不许，安的什么心呐？！玩笑。开个玩笑。我的小说不是麻药，这话是真的。大伙都变成阿 Q，世界未必好看，都变成了李逵，这世界就是扣在地上的饭锅了。

我说不准幸福，却说得准最大的不幸福。只要一个字——死。有人老啰嗦生不如死，真让他死去，他不吭声儿了。不吭声儿也求他死！你猜他怎么咋？他说饶命啊。生命是个银行，人人都存着一笔巨款。别哭穷，别这儿疼那儿痒痒的瞎叫唤，离结账的日子还远着呢。

逛商业街最大的不幸福是什么？不是没钱，也不是丢钱，是憋了尿找不着厕所。一旦找着了，进去了，哗，你眼里和心里还有别的

幸福么？课本儿说幸福就在你身边，听着俗，还让人起疑，却是真的，就像说脚心里不长头发，头发长在头上一样真。既然幸福就在身边，甚至就在身上，还瞎找什么呢？该哭了哭，该笑了笑，自己跟自己扯平完了。

请读我的小说，是不是麻药，自己尝。只要您掏了钱买了书麻了一下还不心疼，打算接着掏钱，就算成全了我。我没有别的幸福了。暂时没有了。

1998年11月24日

刘恒小传

刘恒，本名刘冠军。1954年出生，北京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及中学。文化大革命期间停课，在父母的故乡——太行山北麓一个小山村务农。1969年入伍，在海军司令部直属部队服役六年，任无线电员。1975年退役，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四年，任装配钳工。1979年调北京市文联所属《北京文学》月刊社，任小说编辑。

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内有长篇小说《黑的雪》、《逍遥颂》、《苍河白日梦》等三部；中篇小说《白涡》、《伏羲伏羲》、《虚证》、《天知地知》等十余部，短篇小说

《狗日的粮食》、《小石磨》、《教育诗》、《拳圣》等数十篇。其中部分作品获全国及地方多种文学奖；部分作品在国外及港台发表，被翻译成英、法、日、意、韩等多种文字。

1988年开始撰写或改编电影剧本。计有《画魂》、《白色漩涡》、《红玫瑰与白玫瑰》、《四十不惑》等近十部。其中《本命年》（根据本人长篇小说《黑的雪》改编）曾获1990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及第四十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菊豆》（根据本人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曾获1991年第六十三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秋菊打官司》曾获1992年首届长春国际电影节金杯奖及第四十九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目前的创作仍然以小说为主，以电影为辅。本人生活的全部意义系于文学，舍此别无所求，必将顽强奋斗，终生不辍！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1

他叫张大民。他老婆叫李云芳。他儿子叫张树，听着不对劲，像老同志，改叫张林，又俗了。儿子现在叫张小树。张大民 39 岁，比老婆大 1 岁半，比儿子大 25 岁半。他个子不高。老婆 1 米 68。儿子 1 米 74。他 1 米 61。两口子上街走走，站远了看，高的是妈，矮的就是个独生子。去年他把烟戒了，屁股眨眼就肥了一倍。穿着鞋 84 公斤，比老婆沉 50 斤，比儿子沉 40 斤，等于多了半扇儿猪。再到街上走走，矮的在高的旁边慢慢往前滚，看着

腿，基本上就是一个球了。

张大民不是聪明人。李云芳了解他。他3岁才说话，只会说一个字，“吃”！6岁了数不清手指头，没长六指，却回回数出11个来。小学晚上了一年，还蹲了一班，听不懂四则运算。中学又蹲了一班，不会解方程，经常



张大民不是聪明人。他3岁才说话，只会说一个字，“吃”！

6岁数不清手指，没长六指，却回回数出11个来……

求不出未知数。不聪明也没耽误高考，那是七十年代的事了。语文 47 分。数学 9 分。历史 44 分。地理 63 分。政治 78 分。张大民感到骄傲。李云芳也考了，总分只比他多 5 分。政治不及格。人家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她写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么胡说八道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李云芳也不是聪明人。张大民太了解她了。

他们是青梅竹马。张大民的父亲是保温瓶厂的锅炉工，李云芳的父亲是毛巾厂的大师傅，同属无产阶级，又是邻居兼酒友，没事儿就蹲在大树底下杀棋。文化不高，脾气也柴，杀着杀着能揪着脖领子打起来。

“老子拿笼屉蒸了你！”

“老子拿锅炉涮了你！”

孩子们就跟着吐唾沫。张大民很早就明白，李云芳的唾沫星子是酸的。蒸完了涮完了吐完了，两个老混蛋加臭棋篓子又和好了。孩子们蜂拥到沙土堆上继续玩耍。张大民垒碉

堡，挖壕沟，李云芳嘻嘻一蹲，半泡尿就把炮楼给端了。后来的新婚之夜，两个人穿着衣服酝酿第一次性生活，张大民开玩笑说你大腿根儿紧里边有个痞子，现在还有吗？吓得李云芳差点儿从床上掉下去，捂着小肚子看了他半天。

“你怎么知道？”

“我琢磨它都琢磨了二十年了。”

“……真流氓！”

痞子大了，黑黑的像趴着个土鳖。童年往事如梦，他们本应成为流氓无产者的，不知何故，竟双双成了安分守己而又感情细腻的人。她敞着大痞子，喷着酸酸的唾沫星子说话。

“大民，你爱我吗？”

张大民都快晕过去了。

张大民的父亲是让开水烫死的。他站在离锅炉房八丈远的地方跟人说话，轰隆一声，锅炉黑乎乎地蹿出了房顶，一边飞一边洒开水，像一架灭火的直升机。锅炉工哎哟妈哎，就给

浇趴下了。

那时候张大民不爱说话，死淘死淘的。看着父亲像余丸子一样的脑袋，灵魂突变，变成了粘粘糊糊的人。话也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等到去保温瓶厂接班，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耍贫嘴的人了。不变的是身高。锅炉爆炸以前是1米61，一炸就愣住了，再也不长了。

李云芳晚一年接班，爱上了毛巾厂的技术员。张大民很难过，心想恋爱了也不跟哥们儿打声招呼，什么东西！假小子越长越苗条，越长越妩媚，不光唾沫星子是酸的，连套着高跟儿鞋一撇一撇的脚丫子都是酸的了。张大民找茬儿跟她说话，有话没话都想办法一句挨一句地跟她说话，不说憋得慌。他拎着塑料桶站在公共水龙头旁边，像看珠穆朗玛峰一样看着她，自己都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

“你们厂夜班费6毛钱，我们厂夜班费8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比你多挣2毛钱，我要一个月夜班就比你多挣6块钱了。看起来是这样吧？其实不是这样。问题出在夜餐上面。你

们厂一碗馄饨 2 毛钱，我们厂一碗馄饨 3 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才比你多挣 1 毛钱。我要是一碗馄饨吃不饱，再加半碗，我上一个夜班就比你少挣 5 分钱了。不过你们厂一碗馄饨才给 10 个，我们厂一碗馄饨给 12 个，我吃过一碗 14 个的，这样一算咱俩上一个夜班就挣得差不多了，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可是你们厂的馄饨馅儿肉搁的多，算来算去还是我们厂亏了。表面看起来你们厂的夜班费少几毛钱，实际上 1 分钱都不少！云芳，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都糊涂了。”

“哪儿糊涂了？我帮你算。”

“大民，你说点儿别的吧。”

“夏天到了，你爸爸都穿上大裤衩儿了，你妈也穿上大裤衩了，你……”

李云芳心想，他怎么这么罗嗦呀！又想他爸爸烫死以后，他们家的生活确实困难多了，连一碗馄饨都要数着吃了，太惨了。她的目光一软，他的嘴皮子就受了刺激，硬梆梆的越说越来劲了。

“你爸爸的大裤衩用绿毛巾缝的，是吧？你妈的裤衩是粉毛巾缝的，对不对？你两个弟弟的裤衩是白毛巾，你姐姐和你的大裤衩子是花毛巾，我没说错吧？吃了晚饭，你们一家子去大马路上乘凉，我觉得挺那个的。你自己琢磨琢磨，花花绿绿是不是挺……”

李云芳红着脸笑了。“我们一家子穿开裆裤，你管的着吗！”

“你看你看，你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觉得花花绿绿挺……挺温馨的。真的！你别笑。我就是不认识你们家，一看这打扮也知道起码有三个人在毛巾厂上班。这能赖你们吗？不发奖金老发毛巾，你们家柳条包都撑得关不上了，这能赖你爸爸，能赖你吗？我要是毛巾厂的，就用花格子毛巾做套西装，整天穿着上班，看看厂领导高兴不高兴。他们要不高兴，我就用白毛巾做一套白大褂，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走来走去，看看最后谁给谁做手术！”

“大民，你贫不贫呀！”

“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你们一家子穿着

毛巾在屋里呆着，我就什么都不说了。上了街还是应该注意影响。缝裤衩的时候应该把字儿缝起来。每个屁股蛋儿都印着一行‘光华毛巾厂’，不雅观，好像你们全家走到哪儿都忘不了带着工作证一样。你说呢？让你妈改改吧？”

“快闭嘴吧，水都溢了。”

“我的话还没完呢！”

“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不行，不说够了我吃不下饭。”

“那你就饿着呗！”

李云芳不当回事，闪着细腰嘻嘻哈哈地走开了。他嘴唇发干，嗓子眼儿里塞满了自知之明，知道一堆废话她一句也没听进去。他自卑得睡不着觉，摸着两条短腿，想着两条长腿，发现自己跟她没什么好说的了。

天下的王八蛋都是一样的。聪明的技术员去了美国，走前说不吹，走后来了一封信，说还是吹了吧。李云芳得了忧郁症，开始几天不说话，随后就不吃东西了。她披着一块粉色的缎子被面，在自己的床上坐了三天，谁劝也不